



大时代 小人物

叶志方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大时代 小人物

叶志方 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人物 大时代/叶志方 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 10

ISBN 978 - 7 - 5495 - 5901 - 5

I. ①小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15143 号

出品人: 刘广汉

责任编辑: 肖 莉

装帧设计: 瞿佳庆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句容市排印厂印刷

(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春城集镇 邮政编码: 212404)

开本: 889mm × 1 194mm 1/32

印张: 5 字数: 80 千字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我与共和国同龄

——代前言

新中国诞生一年后，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。用一句并不十分精确但人们大致可以接受的话来说：我与共和国同龄。

如果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比作滔滔长河，那我就是其中的一滴小小的水珠。水滴虽小，但多少可以折射出历史长河的光和影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：一个人一个时代。

因此，把我人生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不同景色写下来，似乎不是毫无意义的。至于写得好不好，则另当别论。

假如这些文字，能引发我的同一代人的共鸣，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。

假如这些文字，能被我的下一代人所理解，那将是我莫大的欣慰。

在我的人生历程中,那些曾经教导过我、帮助过我,至今仍在关爱着我的人们,无论你们的身影是否在我的文章里出现过,我都怀着永远的感恩。如果人生能够再一次选择,我还是愿意与你们一起生活、学习和工作。

在我的人生历程中,那些曾经培育过我,磨练过我,至今仍在滋养着我的地方,无论它们留在我记忆中的影像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,我都永远珍藏在心灵的影集中。如果人生能够再一次选择,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向它们走去。

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从2012年初开始写起,到2013年底写完。当我在电脑的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,我即将走进生命的第64个年头。

人生已经进入四季中的最后一个季节,但我的胸中依然春风荡漾。风儿扬起我生命的风帆,催我继续同祖国一起前行……

目 录

- 水漫扬州路 / 1
- 酸辣菜 / 5
- 在学习雷锋的日子里 / 9
- 第一次爱心募捐 / 12
-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/ 15
- 动乱中的“开心事” / 18
- “心”不曾被冻僵 / 24
- 知青的爱情 / 30
- 我爱你，北方的雪 / 35
- 在不安定中寻求安定 / 41
- 闲聊茶“道” / 47
- 走进出版社 / 54
- 穿越太行山 / 60
- “酒”是一把双刃剑 / 65

珍藏人生的“第一次” / 70
书缘 / 75
年夜饭 / 84
安得广厦千万间 / 92
苦难让我们懂得幸福 / 101
老师王铁仙 / 108
教育让我困惑 / 115
切莫以“错”治“错” / 123
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尊严 / 128
也算游记 / 133
乡情 / 142
后记 / 154

水漫扬州路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是在扬州路上度过的。“扬州”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但以它命名的“扬州路”在上海市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。这条路不长，由东而西不到二十分钟便可走完；也不宽，两辆车相遇难以交错而过。路两边大都是私人搭建的简陋陈旧的房屋，少数几条弄堂里的石库门房，算是这里的“豪宅”了。房子里住的大多是纺织工人、码头工人、环卫工人以及在商店里、菜场里、澡堂里、剃头店里忙碌着的服务人员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属于“草根”阶层。这条路上的居民默默无闻，这条路自然也就默默无闻了。

这里的人们平时倒也知足常乐，就是到了夏天会生出些烦恼。每当暴雨来临，路上便会“发大水”，扬州路成了一条流淌的河，路两边的弄堂像是河的支流，而不少人家里就无可奈何地充当了小型“蓄水池”。我刚记事的那两

年，人们先是忙于抓“右派”；后来又忙着大炼钢铁，从家里搜出些旧铁器，送进土高炉里去炼出些不知能派什么用场的铁块块；再后来男女老少齐出动，敲打着锅碗盆瓢去吓唬树上的麻雀。举国上下似乎都相信“共产主义”就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，于是便呼呼啦啦地直奔而去，倒把眼皮子底下的“水漫扬州路”给扔在脑后了。

无人理会的“水灾”给大人们带来的是烦恼，却给小孩子带来了“乐趣”。每逢大雨过后，一群男孩子赤着脚走出家门，趟着深深的积水从弄堂里走到马路上，又趟着凉凉的积水从马路上走回弄堂里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，乐此不疲，流连忘返。不过“悲剧”也时有发生：一会儿有人被钉子扎伤了脚，又一会儿有人被石块蹭破了皮，从水中拔出腿来一看，鲜血答答滴！当时疼得龇牙咧嘴，过后却仍是不长记性，下次发大水，依然赤着脚偷偷溜出门去。

只可惜这样的“乐趣”不长久。1958年9月1日我被送进了小学读书。学校就在扬州路上一条名为“扬州里”的弄堂里。开学不久的一个下午，大雨又倾盆而下，到放学时，雨虽然小了，但外面的大水却丝毫没退。我和几个男同学甩掉鞋子，跃跃欲试地想往外走。这时，平常很温和的老师几步冲到教室门口，大喝一声：“都回去坐下，叫到名字再出来！”她把一个同学喊到身边，蹲下了自己

的身子，让那个同学伏到背上，然后站起来打开伞走出门，踩着积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。就这样，她一个个来来回回地背，直到把没有家长来接的学生都送到安全地带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位老师那时应该人到中年了，脸色似乎不怎么好，总显得苍白憔悴。但儿时的我伏在老师背上时，却觉得她的肩膀是那样的宽厚，她的步子是那样的稳当。我看看脚下，浑浊的积水灌进了老师的雨靴，打湿了她的裤管；我看看老师的头发，发丝上正往下淌着水滴，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……



如今的扬州路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还很遥远，但扬州路却是今非昔比。路面宽阔平坦，路两边寒碜低矮的房屋已拆除，现代化的住宅大楼正在不断地耸起。如果这条路上还有小学的话，老师们应该不会再背着学生趟大水了吧。

酸辣菜

酸辣菜曾经是上海人的一道家常菜，做法很简单：取大白菜一棵，去掉外面的老菜帮老菜叶，洗净切碎放入沸水中一焯后捞起，挤去水分加入糖、醋、味精、辣椒油等调料搅拌，再腌一会儿便可上桌。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吃它了，偶尔做一回也是为了换换口味，图个新鲜。可五十多年前我却几乎天天吃，用它来填补空落落的肚子。

说到酸辣菜我就会想起一位小学同学，他和我同一年出生，都属虎。家人和邻居们喊他“小虎子”，我们班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伴便跟着喊他“小虎子”，后来连老师也受了影响，有时会脱口而出地喊“小虎子”。久而久之，他的尊姓大名我倒想不起来了。但喊归喊，我心里总觉得“小虎子”的称呼于他而言，有点名不副实。他长得瘦弱矮小，大庭广众之中不爱说话，一定要他说也许会脸红，我说“也许”是因为他肤色较黑，脸红没红看不大出来。总之，

“虎虎生威”、“虎头虎脑”这类形容词是很难和他搭界的。因为瘦小，做广播操从高到矮往前排队时，他总是位居第一。我也属于矮小型的，但经老师目测，还是让我排到了他后面。瘦小容易被人欺负，我俩便有些同病相怜，不仅相互之间不打内战，有时还联手抗击外来的侵犯。

小虎子对自己的瘦小深感苦恼，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快快长高，但天不遂人愿，他也无可奈何。他家兄弟姐妹多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全家就靠他父亲的那点工资过日子，生活自然是比较困难的。偏偏在他要长个子的时候，又赶上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，举国上下都在挨饿，小虎子家原本就困难的生活便愈发地困难了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那几年他几乎就没长个子，这真是让人干着急！

为了让小虎子们能吃得饱一些，他母亲常买来便宜的大白菜，做酸辣菜给他们吃。做来做去的有了些经验，便干脆在街头设一小摊，专卖酸辣菜，两分钱一碗。摊子是小虎子的父亲在两条长凳上加一块门板搭起来的，酸辣菜则由他母亲亲手腌制。这样的小摊要是放到现在，早让那些吆五喝六的城管们给撵走了。但那时倒没人来干涉，大概领导们觉得连年的天灾确实苦了百姓，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地让老百姓去挣几个小钱，这叫什么来着，噢，用后来毛主席在给群众的回信中的话来说，这叫“聊补无米之炊”。

自从小虎子家的酸辣菜专卖摊开张以后，每天下午写完作业，他就拉上我一起去看摊，好让他母亲回家准备晚饭。酸辣菜的生意并不火，很多时候我们干坐在那儿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。有时走上来一两个与我们差不多大的男生女生，小虎子马上很有礼貌地站起来，接过两分钱，递上一碗酸辣菜。当对方嫌少时，他不声不响地给加上一匙。假如来的是熟悉的同学或玩伴，不等人家开口他就添上一匙两匙的。天色将晚时，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唤起来，小虎子像是听到了动静，一言不发地给我盛了碗酸辣菜，我略加推辞便接过来，狼吞虎咽几口吃完。他问我还要吃吗，我不知哪来的灵感，竟然挺艺术地回答：“你不吃我也不吃了。”小虎子很干脆地说：“好，一起吃。”于是我俩一人一碗又吃了起来。还没等吃完呢，他父亲和母亲来收摊了，见状小虎子的父亲操着浓重的苏北腔大声喝问道：“哪个叫你们偷吃的啊？”我站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，小虎子上前一步，挺了挺他瘦小的身子回答：“是我给他吃的，我自家也想吃。”这时他母亲说话了，也是浓重的苏北口音：“小把戏肚子饿了，吃就吃点吧，甚呢（什么）偷吃不偷吃的，难听死了。”小虎子的父亲笑着骂了句“妈妈的”，拎起长凳扛着门板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小虎子的感觉起了变化，认为他还是

有点虎气的。而我俩的友谊也随之发展,由“同病相怜”变为“同心同德”。每天下午一做完功课,我不等他招呼,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帮他看摊。在坐等顾客光临时,我绞尽脑汁从有限的见闻中寻找彼此感兴趣的话题,和他神聊:天上一句,地下一句,人世一段,阴间一段,真的一半,假的一半……不过大多数时候是我在说,他在听。等到说的和听的都饿了时,便放开胆量大嚼特嚼其酸辣菜。吃得多了,倒品出了特别的滋味。他家的酸辣菜在酸和辣以外,还有一种苦涩的甜。一问才知道,食糖要凭票供应,自己吃都不够,哪有多余的拿来拌酸辣菜,只好用兑了水的糖精来代替,所以甜得苦涩。

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吃酸辣菜了,偶尔做一回也决不会去放糖精,超市里各种各样的食糖应有尽有。但往事并不如烟,有好几次坐在餐桌边,我便会对孩子们说起我的这位儿时同学和伙伴,说起他家的酸辣菜。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小虎子了,他家所在的那一片棚户区早就拆迁,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,要想打听他的去向恐怕是很难的了。不知他现在过得可好,是否会像我一样记得当年酸辣菜的酸辣苦涩甜的滋味。我想会的,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饥饿岁月里的特有的滋味:日子虽然酸辣苦涩,但一份纯真的情义却为它增添了丝丝的甜味。

在学习雷锋的日子里

大概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，毛主席发出了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号召。举国上下唱雷锋学雷锋，雷锋成了时代的英雄，也成了当时青少年心中的偶像。现在有些孩子追影星，追歌星，追球星。那时青少年的口号是：踏着雷锋的足迹前进！

学雷锋，见行动。我们四处寻找做好事的机会，以实现帮助别人的心愿。我先是带上块抹布，早早地赶到学校，想把同学们的课桌椅擦干净。可一踏进教室才发现，早来的人很多，而且都不约而同地带着抹布，到头来基本上还是自己擦自己的桌椅。后来下课铃一响，男女同学都向讲台方向拥去，争先恐后地帮助老师擦黑板。心急慌忙中也不知是哪个冒失鬼，竟把老师写在黑板边角上的通知给擦掉了，弄得老师哭笑不得。学校做好事的机会不多，就到校外去找吧。放了学，我们几个男同学跑到苏州河的

一座桥上，想帮着把那些沉重的人力车推过桥。可到那一看，早已有一群中学生守在桥的两头了，根本轮不上我们，只得怏怏而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地面，上学放学的路上不再东张西望，而是专注地盯着脚下，希望能捡到一点什么，去交给警察叔叔。可是望穿双眼，也没发现一件失落的物品，又是劳而无功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，我和一个同学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迎面走来一位老奶奶，一手提着一个包，一手牵着个小孩。我俩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，兴奋得连蹦带跳地跑上前去，一个扶着老奶奶，一个接过了她手中的包，坚持要送她回家。老奶奶挺感动的，到她家门口时从包里掏出几块糖，硬要塞给我们。我强咽下涌上来的口水，逃也似的离开了。做完了这件好事本应高兴吧，可我好像高兴不起来，倒不是因为没吃上糖，而是觉得老奶奶家并不远，几分钟就到了；她手中的包也不重，我拎着都没感到多少分量：似乎这件好事意义不大。

好在又等来了一次机会。那是个星期天，我和另一个同学在弄堂里比赛滚铁环。正玩得来劲，那个同学的铁环“叭”地倒在了地上，原来碰上了一枚铁钉。他气恼地一脚把铁钉踢到墙角边，我像发现宝贝一样急忙上前捡了起来。我的同学不解地问道：“要这个有啥用啊？”我郑重其